

孟子說解

十三

漢書門類		
八	四	五
六	四	五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八	四	五
七	六	五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5
冊數	76 (75)	
函號	276	13



孟子說解卷十三

文章

盡心章句上

郝敬習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七篇屢言性而未明指所為性。非秘之也。性即人身中於穆之命。無可指據。惟心虛靈涵萬理。即是性體。人能舉心所有。如孩提之愛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知皆擴而充之。滿其本然之量。使良心無少虧。如此。

則知性善成繼之本然矣。蓋性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與人言性茫無可據。而良心在人。四端萬善卽是天命之性。故惟能盡其心者能知之。旣知其性而天豈外是乎。蓋天人同體。性命非二。無聲無臭時行物生而不已者。卽是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皆中者也。同一大虛。但落形氣則謂之性。在沖漠則謂之天。今旣豁然見所性之體。卽洞然會本來之天。中庸云。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也。學者不必遠譚天。亦不必妄擬性。要在能盡此心。欲盡此心。在存存不亡。以保其善端之萌。防其旦晝之牴。衛護其寂然之本。培植未發之中。而養其性也。如是則清靜寧一之宇。穆然見帝降之初。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者也。非所以事天乎。可知存心之爲要矣。君子能存心養性以事天。則貞明之神。知常不變。泰定之宇。靜而能安。心與天合。性與命通。可以會一息于千古。可以凝萬年于一念。視古今猶旦暮。生死猶呼吸。與化俱往。與化俱來。惟脩身以俟之。豈以人世殊壽形骸遷徙而動吾心。變吾性哉。則造化不在天。而在我所以立命也。學至立命至矣。要其理皆具于性。其功始于心。故存心爲至要矣。

孟子一說解 卷十三
七篇之要在存心心存則理無不得盡性至命皆在其中此章言人能存心斯能盡心以盡性而立命盡其心者知其性二語約前篇四端良心性善而言知天約前篇天爵良貴天之所以與我者而言總見盡性立命不外于存心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智根于心心統性命者也

先儒謂孟子之學出于子思此章之言便是中庸之義盡心卽中庸盡性之盡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許多層級總歸盡性此理中人以下未解故七篇屢言性善而歸于盡其才亦屢言存心而未以與性合此章卽心明性變盡性言盡心見心性非二天人本一以醒下學也然不曰心盡而曰盡其心者何也徹上下通凡聖而爲言也蓋言盡心則兼下學言心盡則全體矣心盡便是至誠如是而後知性則天下之知其性者寡矣學者但能用其心卽是盡心無所用其心放而不知求卽是不能盡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大小者不能奪卽是能盡其心下文存其心正所以

求盡其心也。直到盡人盡物。贊天地方是心盡處。心盡卽是性盡。故學者欲盡性。只在盡心。于盡心處自然知得性。蓋性者心之生理。存主應用。一切盡心。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如此便識得性本至善。萬物皆備。而於天靈發越處。躍然見性真流形。不可言傳者。到此自然覲體會通矣。雖如告子諸人紛紛異說。誰得而惑之。是謂知其性。猶言始可與論性云爾。此知與生知之知。淺深畧異。彼主神明言。此以見解言也。知性不但知己性。性妙萬有。知我之性。統夫地人物。知天地人物之性。通于我向盡心處。體驗自能默而識之矣。天者性所從出。人物之性。皆是天命。離人物無處。別有天。故知性處卽是知天。天人本無二。貫天人者。惟一心。盡則俱盡。知則俱知。故盡心要矣。然心何如乃盡。惟隨時隨處。已發未發。神明常主顯微無間。以存其心。存與操異。操者強持不動。存者有事勿忘。欲盡其心而無歉。須存其心而不亡。存心卽是養性。存則不操而自在。養則不助而自長。大公順理。先後不違。非所以事天乎。自然爲天。生成爲性。存之而不舍。養之而不害。卽所以奉事而不悖也。人生有殀壽。皆天也。脩短去來。天道何私。惟能存心養

孟子言解

卷十三

三

盡心章句上

性與天爲一。則視歿壽爲晝夜。平等不二。存養純篤。亦不見何者爲心。何者爲性。渾然全體。脩其身而已。脩身以外。悉付自然。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唯聖人乎。宇宙在手。造化生身。是曰立命。中庸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盡性參贊。此也。要非有外于心也。○人心體萬物而爲量。所以虧欠不盡。由斧斤牛羊反覆之桔。遂無萌蘖之存。故欲盡心者。存養爲要。如愛敬良心也。盡其愛以孝親。盡其敬以事長。是盡其心也。能盡此心。則知仁義卽是人性矣。知仁義卽人性。則知仁卽天道之元也。義卽天道之利也。能存此愛敬之心。不失卽養此仁義之性。不害而奉承天道生成之德。不違矣。馴至生死不二。心性兩忘。渾然一身。與上下同流。功贊化育。而命由我立矣。立命猶言與天地參。此盡性之極功。皆由心起。故心爲本也。此章之義。緊關在存其心。心性一也。性爲理。周徧萬有心爲宅。涵受大虛。性之惺惺不昧卽心。心之生生不死卽性。性無不在。言性則泛而無據。心有常主。卽性之田地。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存心與盡心。稍別。存以主宰言。盡以致用言。惟存乃

盡未發之中不離中節之和顯仁藏用合內外之道所以盡其心也知天卽在知性內事天卽在養性內知性卽盡心處知養性卽存心處養盡心亦卽存處盡總之一存心完却功夫一盡心了却性命

說者引禪語心無一物是盡心聖人中庸之教欲人向實落處用心下學而上達與空諸所有殊佛法將實處落空聖人向空處著實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乃爲盡心非無一物之謂也○知性之知不甚著力是明曉意世人不知性故孟子道性善直指人心明心見性此義都被佛氏竊去

朱子分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或分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歿壽不二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皆非立言之意本意重在心天命人性總會于心耳

朱子云人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卽解大學格物致知之意必待理無不知然後能盡心則心無盡之日矣本謂隨處盡心便能知性非必待全體方知朱註倒解

心性爲學問之本生死爲性命之關身者性命之疑聚天之心也故大學誠意正心以脩身爲本此盡心

知性存心養性以脩身為極見道體落實天不外人也言心性二氏猶可混同言脩身則二氏茫無憑据二氏惟以生死動心故以其身為大患果報毀形出家其何身之能脩脩身兩字聖教典刑中庸矩矱君子素位而行正己無求則無入而不自得堯舜湯武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而已也學不到全體不足語脩身身脩則心性渾全學到忘機轉入羸已彫已琢還返于朴此之謂也立命者天卽我我卽天天人渾化何有歿壽

世儒謂天有氣數之天有大虛之天天豈容有二大虛中屈伸往來無非是氣數人心上經綸變化無非是大虛人事有善惡臧否卽天命有吉凶禍福如農有勤惰卽歲有豐歉人卽是天性卽是命前篇論古列聖窮達歸之天命卽是聖人盡性知天立命之事一部周易吉凶禍福之數卽是窮理盡性之實非有二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承上章立命而言人世生死歿壽莫逃自然之數但我立于造物之先守正循理一切脩短順逆聽其

孟子言解 卷三
自至固不敢曰命。由我造違道以希之。縱未必死。而
徼倖決不為。亦不敢曰無如命。何。縱情以任之。雖死
非所避。而行險必不敢。如是而死者。乃為天命之死。
正也。不如是而行險以死。孽由已作。非正命也。此立
命之說也。

云莫非命也。似不正亦命。然此際有辨。故補云。順受
其正。順受似全不用人事。然人事盡方是正命。又補
云。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申言順受其正。極
枯死。申言立巖牆之下。春生秋成。是正命。不待秋而
折殺。非正命。人少壯老死。是正命。恣情戕賊。非正命。

餘可推

順反逆。正反邪。盡道受命。順也。逆天拒命。不順也。順
則無不正。逆則失其正。循理而行則吉。此正命也。卽
偶不吉。亦正命也。大抵命出于天者。無不正。而順與
不順在人。盡道則順而正。悖道則逆而不正。巖牆下
自是不當立。不立則盡道矣。順而正。必無死理。如是
猶死。是命也。正也。極枯死。卽立巖牆下。守理懷刑。焉
得有此死。雖均命。此實非正也。今人不盡道。動諉諸
命。然必人事盡。命乃見。伯夷餓死。比干剖心。舜禹益
周孔有窮有達。方是正命。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孟子言解 卷三
不得曰有命。說者謂進禮退義，卽不須言命。正惟進禮退義，乃可言命耳。無禮義而言命者，皆非正也。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有不幸。顧謂聖人不言命，豈不誤乎？

正猶自然也。天道有屈伸，人事有得喪，命也。盡其所當爲，以聽其莫之爲，順受其正也。巖牆、牆之將傾者，立其下，喻行險也。桎、桎，刑械也。在足曰桎，在頸曰梏。或曰：梏在手，小人爲惡犯刑，是自求禍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承上章不順受正命者，以營外喪其心也。心性我固有之，我求盡之，生死利害在外者，無容心焉。求在我，自忘其在外，求在外，必喪其在我，兩者提衡，總成就一爲己之心。恒人識見不定，內外交喪，若真見在我者，有益在外者，無益自不用其心于無益，而專心于有益，豈有不存之心。不盡之性，故立命者，惟勿以在外者，分其在內者而已矣。

內外有益無益，據前篇欲惡生死養大養小。天爵人爵而言，人當自求其良心也。臧否是非，人信不及，但

言有益無益庶奔競之念自灰猶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意求之有道謂有名節分義防限不可妄求也得之有命謂富貴在天雖得匪人力也在我者根于性在外者權由人在我者欲之斯至在外者於我何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承上章求在我而言君子求諸己人惟己身參爲三才脩己則人與百姓皆安故爲仁由己克己爲仁已卽我也恒人執我爲我故自私自利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我我雖血肉一段知氣妙與虛合大虛無盡我亦無盡內而心志外而耳目手足細至毫竅無感不通無觸不覺舉天下古今人倫庶物皆靈烝所貫徹非本有而若是乎故曰皆備於我卽此是仁卽此是樂人皆有我我固有者我自保合無少虧欠反取諸身皆備之物一一實體謂之誠如此則天全性得從心不踰矩取之逢其源何樂如之此皆備之真境仁也誰能備此乎恒情以物爲物格于外而不入我自爲我錮于內而不通舉其所本有者自欺自蔽反諸身不誠卽是自反而不忠不忠由于不恕則有

孟子詩解 卷三 十一
強恕之方。恕者。如心也。已未能誠勉。強推勘于人已。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形骸破而障蔽除。萬物一體之仁。庶幾近之矣。

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痛痒相關。故為仁不仁。如手足麻木。痿痺不屬。強恕就麻木處著針。使知痛痒。則人我仍相關。故曰近仁。

天地生一物之理。即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中具萬物。我自具者。我自隔別。則我被物瞞。其實未嘗少也。是謂自欺。誠則無欺。坦然四通八達。即是仁。仁。生理也。樂生機也。生則惡可已。物我咸亨。非快活無愧怍之

謂誠能樂。便是一貫。夫子忠恕之道。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本忠行恕。仁之熟也。不誠則不忠。反忠求恕。資恕達忠。謂之強恕。所謂能近取譬。推已及人。夫子教子貢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朱子謂強恕不言忠。而忠在內。然忠甚不易。君子三自反。有仁有禮。尚云不忠。言忠可兼恕。言恕且未盡忠。

天地聖人誠而已。誠即忠也。誠存為忠。誠通為恕。于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心即是忠。如心即如忠。有是心。即有是事。如其心直達。此天地聖人之能事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之忠恕也。本忠行恕。不待勉強。

孟子詩解 卷三 十一
物我無礙。仁之至也。凡行不能如心直達。皆謂之不
恕。不恕則不忠。不忠卽欺。欺卽不誠。強恕者。未能誠
而勉強推行。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事親從兄。一切
用心較量。舉此加彼。使真意流通。大學所謂毋自欺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誠立而物我一體。仁斯近矣。
○忠恕卽忠信。非但欲惡比擬。凡心知其不可。而勉
強推行。皆謂行恕。假如用財吝。試反諸心。吝恐致怨。
勉強施予。亦恕也。作事怠。試反諸心。怠恐廢事。勉強
奮作。亦恕也。勿爲其所不爲。勿欲其所不欲。皆是
忠恕。有二名。無二體。或單言忠。以該恕。如四教。惟舉

忠。孔子云。行之以忠。曾子云。爲人謀不忠。是也。或單
言恕。以行忠。如夫子告子貢。其恕乎。大學藏身不恕。
孟子云。強恕而行。是也。大學言誠意。卽忠恕也。孟子
言善推其所爲。卽忠恕也。在天地聖人。自然忠以行
恕。順而易。所謂性之也。在學者。強恕盡忠。逆而難。所
謂反之也。先儒謂無忠。做恕不出。此語欠融會。人心
誰無忠。只爲不能強恕。所以忠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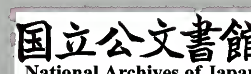
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卽萬物皆備。反身
而誠之樂。人心能思。目能視。耳能聽。手足能行。持飢

湯能飲食。遇親能孝。遇長能弟。色色現成。萬應如意。所以為樂。今人終日馳逐。拋却家珍。是謂自欺。所以長戚。惟仁者安土樂天。正己無求。則無入不得。二氏以身為大患。惡業以無一物為淨樂。以推心為拔緣。計較無明妄想。所以害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道不可須臾離。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為子臣弟友。能行出子臣弟友之道者。幾人。久習為子臣弟友。能精察孝弟忠信之理者。幾人。非強制不得已。則踵襲為虛文。昏迷放佚。終身不悟者。何可勝數。故學者。在收放心。卽事窮理。因物察則。乃見道。若因循不猛省。終身為下愚耳。

此章之言。欲人見道于隱微也。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之道。費而隱。闇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卽行著習察之意。先儒疑孟子學于子思。以此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卽此意。知者。虛靈之神。道之體也。虛靈用事。卽無往非道。無行不著。無習不察。呈露曰著。詳審曰察。二者皆知也。於行處著。習處察。知卽行也。習獨言。



言解 卷十三
矣。習久于行也。不著姑待習。既習又不察。則將終身矣。不察猶不著也。非已著而但不察耳。終身又久于習。輾轉沈迷。何時覺悟。衆即衆庶。庶民衆而聖哲寡也。道者率性而已。知者性之虛靈。知則逐處皆道矣。著則行即道。察則習即道。若更問何物爲道。便是民不可使知之道。本無物。物無非道。民不知道。如魚不知海。鳥不知空。常使其身如魚鳥。心如海空。即近道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自此至宋句踐章。皆爲當世游士發恥者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惟禽獸無恥。人能以無恥爲恥。則自知名。誼之爲重。有過必改。見善必遷。自無可恥矣。與下章不恥不若人相反。惟不知恥。則無所不至。有恥則何處不勉。陸子靜云。知所貴。然後知所恥。天之所以與我者。戕賊陷溺而不知。可恥孰甚。苟不知所貴。則恥或移于物。欲得喪之間。而恥所不當恥矣。凡世教之衰。由于恥尚失。所觀孟子乞墻之說。人所當恥者。可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孔子論士惟行已有恥羞惡之心人品世教攸關故
曰大矣有恥則勿為其所不為勿欲其所不欲光明
洞達人之生也直無穿窬之心此也小人貪昧隱忍
鼠竊狗偷窺瞰彌縫如鬼如蜮反以正直為踴涼名
義為迂闊有羞惡之心棄而不用人以為無恥者彼
以為逢世巧術不恥人所恥甘為人所不為禽獸而
已何若人之有哉
四端惟羞惡猛勁直達更無回互慙動于心則汗浹
于顙頰發于面此無為穿窬之真心也不用恥者深
自揜覆巧為枝梧如面赤則推酒汗下則稱熱此類
非本無恥有而不用耳久久慣熟并赧顏泚顙亦不
復爾則真禽獸矣

莊子云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窟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朔如決迭湯其
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
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稱古賢王以諷世主勢利驕人者稱古賢士以譏遊士趨勢附利者君重士士亦自重此明良相成之道今世主挾其富貴以奔走士士矜悅之廉恥喪名節墮機變無恥所由來也責成在士世雖無古賢王士奈何不為古賢士自貴而後人貴七國諸侯好士者容有七國遊士樂道忘人勢者絕無士所以賤也孟子子不見諸侯仕而不受祿正為此

孟子謂宋句滿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現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遊士挾權術以驕世主朝秦暮楚自謂優遊其實貪圖繫戀隨人喜怒妾婦之道勞且賤矣孟子因句踐好遊發素位自得之論所謂天遊者也囂囂自得貌



章內言己言身言志皆自意德義道皆得意皆所謂
囂囂者也。得于心爲德。宜于事爲義。達于行爲道。止
于至爲善。一也。所尊在此。何知身外之榮名。所樂在
此。何須人世之寵利。處窮處達。爲己爲民。何用不減
何試不效。而吾何歎乎哉。豈以人知不知爲悲喜。今
人不足語此。惟古人德義有諸己。尊樂養諸心。得志
不得志。窮達隨時。皆能有所建立。而無待于人。所以
能囂囂也。今之士。已無所得。一切仰人。其能囂囂乎。
○囂與遨遊之遨。翱翔之翔。通皆閒適意。非可強爲。
必我實有可尊。則人不得而詘之。我實有可樂。則人
不得而戚之。故曰斯可。及是欲囂囂不可得。趙註云。
自得無欲。惟能自得。乃可無欲。正貼本文解。

通章并舉人知不知。意畧重不知一邊。若孔子用行
舍藏。方成囂囂。所以謂古之人也。達不離道。謂舉措
合理。卽不離窮不失之之義也。義嚴以處窮。道寬以
大行。得已。猶言從吾所好。得已之天爵良貴也。民不
失望。凡所經濟。答蒼生之仰望也。心所期向曰志。卽
所尊所樂也。德義澤民。士之本志。隱居求志。今果得
行此志也。不言窮達。言得志不得志者。苟身出道。隱

澤不加民雖祿以天下志猶未得也脩身以見于世
非事表暴也所謂珠藏澤媚玉韞山輝猶易乾九二
見龍在田之見不得志則龍德而隱善世不伐德博
而化天下文明故曰見于世也善卽大學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之善德義根于性純粹以精無物欲之雜
易云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于事業之本也至善成
性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得志與民由則爲兼不
得志行已則爲獨時有舒卷而善則一陋巷之顏子
與過門之禹稷善一也

宋姓句踐名囂說文聲也氣出頭上从品从頁頁首
也象聲之形聲無形象其氣从口出也本音敖與噉
噉通詩云選徒囂囂又云讒口囂囂皆聲也莊子云
噉乎大哉放也一音咻詩云聽我囂囂左傳晏子之
居湫隘囂塵周禮司市禁其鬪囂上篇衆楚人咻之
咻與囂通亦聲也莊子云非不喙然大也枵與囂通
虛也虛腹曰枵腹天文玄枵作玄囂三宿虛在中也
或曰玄囂之囂亦音敖與澳通隈曲處也尚書序仲
丁居囂地在陳畱浚儀之間秦謂之敖倉敖卽囂也
山凹曰囂唐人詩云積雪在囂間故史記注云玄囂
者在玄之囂大抵皆空曠之意古人文字取音義相

三言解 卷三 六
彷彿如詩鴟鴞之鴞音梟讀作噩叶既取我子讀作則
古噩囂嗷咻之類聲相近通用非如後世四韻之拘
泥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士生逢聖明親炙德教雲合風動大幸也然殊無難
事惟聖遠教堙邪世惡俗孤立無侶全仗自己風力
振作以繼往聖開來學方是豪傑興者鼓舞變動非
徒景仰之豪傑作用卽文王復生蛟龍騰起不似蠓
蜓叫跳籬壁之間耳孟子處戰國便是真豪傑隱然
自命與上章囂囂下章欲然意相承

自古聖人之生必有輔翼堯舜有四岳九官十二牧
文武有四友十亂孔子有三千七十七凡此待而興
者未嘗非豪傑設不與聖同生未必不能興但興于
聖世易興于濁世難興于聖世景從響應未顯豪傑
生于濁世砥柱中流豪傑始見孔子流離於春秋之
季車跡所過風行雷動嘗自稱曰文王旣沒文不在
茲乎千古豪傑一人孟子生戰國自云周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未得爲孔子徒自擬爲聞知此也或以人
性皆善解非立言本意

古聖作人多矣。伯夷柳下惠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獨舉文王何也？文王之文上接堯舜，下起周孔。孔子每稱述文王，刪詩首二南，詩可以興，二南文王所以興起斯文也。當商紂昏亂，能脩身教家，聲色不大使六州野人遊女無不回心向道。故孔子謂人而不為二南，猶正牆面而立，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興民莫如文王也。士君子寧為中林之野人，江漢之遊女乎？寧以文王自處乎？誠奮然以興起斯文，自任。即今日之文王如因循不猛，以待聖作，歲月悠游，斯文將喪。天下事未有不誤于等待者。豪傑由人作，人皆可以為堯舜，何等待之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欷坎然，則過人遠矣。

此承上章囂囂豪傑類記之，為小人充詘于富貴者而發。非極則語。舜禹有天下，不與何有于卿相陳仲子，揮千乘之國，孟子小之，何有于家，所以遠過人。在自視欷然，自視則于韓魏之家，弗屑視矣。欷培同。莊子云：培井之蛙，與坎通。欷然猶坎然，坎實也。易象坎中滿，又坎僦通樂也。詩云：坎坎鼓我。論語云：僦僦如

也。自視欲然。謂尊德樂義。在我有至足。至樂者安用。韓魏之家。不屑受之意。與矯情好名者殊。涵養識趣。過人遠矣。

附付通予也。韓魏晉卿大夫。與趙氏同篡晉。所謂不義之富貴也。自視欲然。卽於我如浮雲之意。舊解欲然。不自滿也。括說文欲得也。音若貪言。雖得富貴。自視不足。文義欠順。

韓之先姬姓。其苗裔事晉。食邑于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是爲獻子。從封姓韓氏。事晉景公。與公孫杵臼。程嬰。共存趙氏。孤獻子卒。宣子嗣。與趙魏分。

祁氏羊舌氏十邑。四傳爲康子。與趙魏共滅。知伯康子之孫韓虔。與趙魏並稱諸侯。後五世。昭侯用申不害。國強。後遂稱王。五傳。韓王安。虜于秦。國亡。○魏見梁惠王上篇。○韓地。今山西潞安府襄垣縣。古韓州。有古韓城。陝西西安府亦有韓城縣。則秦地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道者。天理人心之公。有道之君。保民如傷。本無勞民殺民之心。至不得已而勞之殺之。豈有他哉。其心亦欲佚之生之也。蓋使之有道。勞猶是佚。教之有素。殺

猶是生民豈得而怨之殺者指君也

民心同然謂之道王道本乎人情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民情欲佚人主佚民道也然佚有不得不勞者不勞終于不佚以佚勞民勞即是佚道民情欲生人主好生道也然亦有不得不殺者不殺無以安生為生用殺殺亦是生道道無可佚民何道以辭勞道無可生民何道以辭死上非無道下何能怨今世主使民如禽獸殺人如草菅上失其道民乃有辭焉得無怨至于民怨而國不可為矣

佚道使如築城從軍之類調度有方休息有時簡閱拊循惟恐有傷皆佚道也生道殺如刑罪討叛之類教養于平日欽恤于臨時許其悔罪自新無屠城坑卒之慘皆生道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豪上聲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王霸于有心無心見公私于民知不知見大小小則可知大則不識不知皞皞以下言王民不識不知之象過化存神天地同流正民所以不識不知也霸者



經營撈攘。祇是幫補。補卽小小。尺寸寸。民見爲
驩娛。王者政教經過處。風移俗易。不知其所自來。心
思存主處。潛孚嘿運。不測其所自起。天覆地載。萬物
並育。王者盡天覆地載之民。曲成不遺。舉一世更翻
陶鑄。非霸者東塗西抹。小小補塞其破綻而已者也。
○道德卽顯見微。性善理微。于才情上見。王道功微。
于民情上見。此章首尾以霸民褊小。形容王民廣大。
神化正是微處。殺利遷善。皆就民情顯處。形其皞皞。
王者無私怒。天討有罪。與衆共棄。非王者殺之。何怨
之有。王者無私恩。田里樹畜。惠而不費。非分人以財。
何功之有。王者不家喻戶說。設爲庠序學校。民以暇
日脩其孝弟忠信。非王者提耳而誨。誰知其爲之者。
凡此刑賞教誨。東漸西被。南暨北訖。皆是君子所過
也。然求其經歷之跡。化而無有。蓋過有所以過者。是
卽君子所存也。玄脩清穆。無思無爲。而化馳遐壤。不
疾自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惟其存神。所以
過化。與天地春氣一虛。而萬物生。秋氣一翕。而萬物
斂。同也。天地無心生物。王者無心成治。聖人之于天
道。上下同流。霸者胸中渾是私意。感通之源窒。而徒
倚法制束縛。所及有幾。逐處小補。彌縫之跡。顯然安

能所過即化也

驩虞猶驩娛皞皞廣犬貌庸功也不庸不見功也民日遷善所謂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也為之謂庠序學校之類所過謂政教所存謂心思過以作用言存以主宰言無迹曰化不測曰神聖人所以經綸天下開物成務之本是存者神也民正德利用厚生日用不知是過者化也上下與天地同流猶充塞乎天地之間與天地參之意化育所流行皆王者功德所洋溢也王道有大成無小補補即小非別有大補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即仁言善教即仁聲王者治天下不過政教二者皆善則皆不可無就中較之聲教之感深于政令政令雖不可廢而聲教移風易俗尤急定為經制使民力本以厚生向善以復性此善政也以此布之禁令著之訓誥即仁言也至于庠序學校之設鼓舞羣黎愷悌作人之譽風動下國此善教也即仁聲也善政行則法制定而章程立雖有放佚者不敢不遵故曰畏畏則力本守分勤生樂業民可使足國可使富



富而未教。故曰得民財也。善教則以躬行之。主撫親
上事長之民。民皆服于訓。若于化。有父之尊。母之親。
故曰愛。愛則君民上下之間。與仁與讓。藹然淪肌浹
髓。故曰得民心也。

仁言愛民之言。發之自上者也。仁聲愛民之頌。傳之
自下者也。雖有桀紂之主。亦能為仁言。必如堯舜湯
武。風動來蘇。乃謂仁聲。故文王作興。二老歸周。諸侯
有能行文王之政者。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是仁聲
之入人深也。唐道州刺史元結。作春陵行。賊退示吏
民詩。杜甫亟稱為國禎。云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此類所謂仁言也。

此章因前論王霸類記之。仁言善政。多霸者之事。仁
聲善教。則王者之事也。霸者專以仁愛之言。媚悅民
使之驩娛。其感人淺。王者以德行仁。不務多言。而同
仁之風。鼓舞一世。聲即風也。存神過化。如萬竅鳴籟。
虛谷傳響。莫知所以。然而然。非口耳煦煦。相濡以沫
者比。故曰入人深。善政如管商之法。刑名之類。禁令
曰政。德禮曰教。善政中有仁言。善教中有仁聲。民畏
令行禁止也。民愛親上死長也。善致富國。所謂闢土
地。充府庫。以民賦為良臣。民誰輸心。善教則摩民以

仁漸民以禮上好仁而下好義公私一體財賦不足
言矣此章但言不如而不分王霸者誠僞公私存乎
君心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政與財豈可
獨廢而仁與善同以王者之心行之則王以霸者之
心行之則霸人主自擇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亥平聲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

此章明人性本善仁義固有仁莫切于愛親愛親人
之良心不慮不學而皆能知愛自孩提然矣義莫切
于敬兄敬兄人之良心不慮不學而皆能知敬自孩
提然矣孩提知天下何有不知之人孩提能天下何
有不能之人達之天下皆同信乎其為良知良能也
仁義豈外鑠我哉

首以知能并舉孩提以下獨舉知知兼能也知而不
能知亦僞耳中庸言知行合一達德首知聖人生而
知之卽安而行之後儒將知行截作先後破裂矣近
代講良知本此然拋却孝弟單提良知亦非立言之
意孟子本据孝弟為良知若舍事親從兄則良知混

入禪寂云本來無物真空無相見性成佛皆蹈襲良字意以愛敬為識情眷屬為魔障至于無父母兄弟不孝不弟豈得為良聖學本天理人情實處立身言性便言才情言良知便言孝弟所以下學而上達萬世由之而無弊也

本意非教人不學不慮也舉不學不慮見人心同然所以為良不傷害曰良凡待學思而後知能不學思而遂不知能者皆人力也赤子何學何思而能知愛親能知敬兄故曰良知良能人心所同然故為仁義之實天命之性率性之道通諸天下古今為達德達道此也性善之旨此最明切

赤子不學不慮即是大人何思何慮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博學慎思亦惟復此心以求至不思不勉者耳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乍見孺子入井怵惕呼蹴之食弗受卽不學不慮之心也納交要譽惡聲為宮室妻妾施予卽以思慮害良知也苟能以保赤子之心仁民愛物以恥呼蹴之心辨無禮義之萬鍾卽是以學思廓充良知故曰不思則罔不學則殆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三者兼資本無一物而全體萬物語上不遺下語精不遺粗故孟子

以孝弟為仁義之實。此不學不慮為戕賊禍仁義者。指示本體耳。非教人廢學思也。

親親為仁。敬長為義。人皆知之。所以為仁義。人不知。故曰無他。以親親敬長之心通諸天下。所以為仁義。設非根于人性。焉能通諸天下。惟其為天下公心。所以為天下公理。達之天下。即應上文不學不慮。孩提知能而言。或作擴充解。此章重在本體。

孩小兒笑也。通作咳。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老子云。聖人皆孩之。莊子云。未至于孩而始誰提提抱也。兒始識孩笑。可提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迹與眾人同。而神明默識獨異。天地混沌。然後文明。翕聚然後發生。中懷虛白者。其外貌常渾朴。故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有聖人之悃悞。而後有聖人之神明。俗學英爽外浮。菁華的然。叩其中。枯槁無生意。殆與聖人相逕庭矣。深山四語。形容聖人易簡澹泊之象。山深則靜。木石居。鹿豕遊。猶莊生野鹿。標枝之意。知故不設。與物大同。外貌無異。深山野人。所以異。

者惟幾希之存耳他無以異也言幾希為下文江河沛然種子外肩貞固內宇虛豁孔子自謂無知鄙夫問而兩端竭亦此意蓋洞虛無物之中萬物皆備聞見一觸天靈勃發卽孔子耳順從心之境易云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七篇中三言幾希皆指方寸虛靈孔子云心之精神謂之聖管子云凡物之精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惟此聖人所以異于凡民者亦惟此若決江河是聖人幾希全體妙用與凡民異所謂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者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自玄德升聞以後人易識耳木石鹿豕形容寂然退藏之狀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此因上章良知幾希類記之人性至善良心為嚴師學問之功不失其初心而已外見之行事所不可為者本有不為之心卽無為焉內萌之念慮所不可欲者本有不欲之心卽無欲焉外無緣染內無欺蔽由

是則所行莫非善事。所存莫非善念。希聖希賢之要。不過此語。意與夫子告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似。

為主事言。欲主心言。凡人于不善之事。皆有不為之心。即為皆有不欲之心。初知其不可為。少間轉念。冒昧為之。本心不欲。少間轉念。隱忍欲之。苟且因循。遂見諸行事。流為匪彝。所由來也。苟真見事不可為。即斷然勿為。心所不欲。即截然勿欲。如此則知幾明決。已克禮復外。無一毫遷就。苟安之事。內無一毫曖昧。包藏之私。易簡直捷。正聖之功。豈復有加于此。

朱註專主義說。未融所不為。即無穿窬之心。義之端也。所不欲。即無害人之心。仁之端也。能不為不欲。仁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仁主心。故言欲義主事。故言為。

為不為。欲不欲。皆由己私。瞞昧姑息。牽引不斷。無者。精明果決。直心而動。更無遮掩。回護善。即遷惡。即去。此大學誠意。毋自欺之功。主忠信。行恕。皆不外此。足了一生學問。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章卽生于憂患之意人心鍛煉久而後神明煥若
 優游任放養成下愚不移經一翻鎚爐增一翻長進
 故君子以疢疾為福如人身血氣壯則恣意戕生常
 病則節嗇自保恒情皆然惟上智安不忘危聰明睿
 智得于性成也

人謂衆人德慧者悟道深也術智者謀事審也疢疾
 熱病也所謂不得則熱中也孤臣臣不得于君孤立
 無倚者也孽罪也猶天作孽之孽不得於父罪孽之
 子也執而不放曰操有所圖謀曰慮操心危故專一
 而不敢肆慮患深故謹慎而不敢忽收斂凝聚久故
 事理通達所以智慧也

說文云疢熱病也从疒从火一作疹癘疹皮外小起
 也外感內熱則蒸為癘發于肌表疹盡熱除喻人遭
 逢拂鬱內懷不平如莊生云人心熱如焦火朝受命
 而夕飲冰我其內熱卽此意醫書云一水不能勝五
 火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在人為五志之火故莊生外
 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生火之木有甚愛兩陷而無所逃慰鬱瞽昏沈屯利
 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肉固不勝火卽疢疾

意

孤者幼而無父之稱于文从子瓜聲子不得于父呱
呱而泣也又孤顧也顧望無所見也孽通作孽賈誼
傳庶人夔妾妾隸生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木斬而復
生曰蘖書云若顛木之有由蘖通作枿過一作櫟一
作榿凡女子有罪廢沒為役得幸于君而生子曰孽
如木斬而復生也文从薛薛罪也戰國策云有鴈從
東方來更羸以虛矢下之曰此孽也謂傷弓之鳥隱
痛在身卽疾疾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臣品大約有四事君人者所事惟君安社稷臣者所
重惟社稷天民所任在天下至于大人德盛化神無
所不可此其差等也事是君謂事不擇君但得是君
而事獲上治民不至遺佚則君旣見容矣何必去父
母之邦以是為悅此道之主于就者也安社稷臣以
社稷不安為憂惟願邦國無事宗社生靈胥慶所謂
樂則行之者也不然雖君能容終非其所悅此道之
主于去者也天民全體天道之民未離畎畝曰民必

可行道于天下而後行匹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此
道之主于任者也惟大人員神不測意無偏主素位
而行正已無求過之則化物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以
之窮居所謂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天下文明者也以
之大行君正社稷安天下平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
姓者也社稷重于君天下大于國正已物正者盲然
忘其天下焉所以為尤大蓋天民可大不可小大人
變化不測仕止久速無心孔子是也天民伊尹是也
安社稷者危邦不居伯夷非其君不仕是也事君人
者柳下惠之和三黜不去汙君不辭以容為悅者也
悅猶告子以我為悅以長為悅之悅意之所主也舊
解謂苟容以悅君于安社稷為悅難通苟容取悅何
足比數本不專為三子與孔子發而道有相似古今
人品去就之義大抵不越此

事君人未嘗不欲社稷安而所重特在君安社稷臣
社稷重君為輕君有大過反覆諫不聽則易位則去
如殷三仁周二老生死去就係國家興亡皆安社稷
臣也二臣皆已仕者天民未仕稱民即伊尹云天民
之先覺者也正已而物正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就
平常行處見不必拘定為臣即孔子無言無隱之意

物正即于正已處見孔子一生惟正已而人自化賢者亦步亦趨不肖者亦不得售其邪枉便是物正隨分應量非必盡天下皆化為賢者始謂之物正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與下章一意言吾道有真樂不在勢分之榮家庭無事入孝出弟天性之真樂也故為最身心無累俯仰優游學問之真樂也故次之物我兼成師友淵源

人已之真樂也又次之三者人皆可勉非限于天人當自脩非求在外若夫王天下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君子雖有大行之願然待而後樂則長戚矣豈所稱素位自得者與

天生聖賢為斯世斯民聖賢以斯世斯民自任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故樂莫大于王天下沈約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舜不帝不得為大孝武王周公不為君相不得為達孝孔子不得位遯世不見知豈



其所甚樂哉此章為聖人不得王天下者言位不可得則所性存焉耳非以王天下為不足樂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粹然見於面盎鳥浪反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承上章言四德本於性乃所以入孝出弟俯仰無愧人已兼成而為性分真樂王天下不與存者也首以國形天下見王天下雖足樂而真樂本性生吾全吾性之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得親見堯舜湯武之事于性無加窮約終身于性無損蓋成繼之良分授已定本不由外得豈外物可增損分即仁義禮智人皆有分但衆人所性梏于欲君子所性根於心性為生理生理涵諸心如草木之根著土則發生根傷則生不茂土中無瓦礫蝨賊則根不傷人心無物欲間襍則天理不傷天理融徹自然克周發越晬面盎背四體坦蕩從心所欲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晬盎不言而喻正是性分之樂而王天下無論矣樂本性體仲尼顏子至處惟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四體

不言而喻便是生惡可已

四德根心生色卽易所謂黃中通理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此獨以暢于四肢言者王天下不與存也施于用便是事業事業亦是性窮居亦有業學道至四體盡化爲四德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仁義根心則晬面盎背孝弟樂生則足蹈手舞此德潤身誠中形外之符可實證不可聲音笑貌取也君子仁禮存心自無傲狠不平之氣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輯柔爾顏詩人所以友君子也堯舜溫恭文王豈弟孔子溫良有道之士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後儒以嚴毅爲正色以溫柔爲邪媚失其旨矣

地廣民衆則教化遠及而事半功倍故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王畿據五服中也君子樂之卽王天下之樂也所性不存性中有真樂也無加損甚言不相干也分定性所受之分段一成不變也晬然清和貌盎然溫厚貌施猶行也喻猶曉也不言而喻無所安排動中天則所謂默而成之也

盎與甕通敦重意易艮卦艮其背上九爻辭云敦艮卽盎背意君子養定安止故氣象敦重人體惟背敦重五官皆薄巧之屬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句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句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夫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旭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章卽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意孝弟者民之同心上也富而教則老者安之非私恩小惠也昔文王治岐必先鰥寡故二老歸周文王以王問其所招來無異術二老亦非可以術致者惟文王善養老故來歸文王養老非解衣推食煦煦之惠不過制田里教樹畜民有常業導之親上事長自能老其老而高年皆得所矣故養老在養民王道平平惠而不費與驩虞異也與下章意相通民得養則從善輕秦漢而下講求三老五更之名饋食執爵之禮上庠下庠東序西序之制但如是之謂養則天下之老凍餒者多矣說見離婁上篇

二老歸周非徒爲就養也。一則慕周政清明高文王
事殷之節。一則擇主效用釣渭水以覘周然使文王
無善政二老何所聞而來乎。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
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承上章言君能行仁政使民富足然後禮義之心生
飢寒切身欲爲仁不可得矣。民莫不欲富不富者上
無以使之勸農薄稅所以使之富也。用莫不願足不
足者上無以使之時食禮用所以使之足也。夫不足
則爭有餘則讓爭則暴亂起讓則禮義興如水火之
急與菽粟同人求水火不必以時雖在昏暮不必以
禮雖叩門戶求無弗與者何也。以水火家家有足之
至也設菽粟亦如水火至足民亦必如水火相通豈
不成仁讓之風哉。所以聖人治天下制產薄斂時食
禮用使民菽粟如水火自無貪戾爭奪爲不仁者矣。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富則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韓非有云飢歲之春幼
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而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易治也。熟也。田多耕則熟。周禮地有一易再易。與此易同。田界畫曰疇。縱橫耕亦曰疇。薄謂什一也。食以時。如朝饗夕飧。舊沒新升之類。用以禮。謂冠昏葬祭之類。言有節也。財用兼公私言。既富而又能儉用。所以常足。而其富不匱。叩擊也。至足有餘也。菽豆也。粟稷也。仁醇厚也。所謂恆心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叔世聖遠。大道陵夷。習尚頽靡。有志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乃可任重道遠。而付託斯文。孔子所以思狂簡之士也。蓋道體無形。領會存乎見。見者神接也。曰寓神傳象。得意顯。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莫捷于見。識莫顯于觀。易曰。物大而後可觀。觀者觀其大也。故觀之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盥而不薦。尚未事也。有孚顒若。其象顯也。孔子居高視下。所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也。學者觀海遊聖門。觀瀾觀

光下觀而化也。聖人以道觀天下，天下觀聖人之道，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二三子以爲我隱，吾無隱乎爾。觀之謂也。通乎觀之說，而山海日月之義可默識矣。聖人作而萬物覩，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而況五世之內，近聖人之居，見而知之，所以獨觀其大遊聖人之門，難言也。山海日月之喻，所謂我知言者也。故以觀贊其妙，開蒙發覆，使學者撥雲霧而出幽谷，豪傑之士，豈無望高山，思仰止者乎？

學道先識見，如會點漆，雕開聖人悅而與之，爲其所一見大也。彼曾中別具一種識，故其氣象恢弘，擺落凡近，所謂豪傑之士，斐然成章，乃可上達。此章之意，重在高明廣大。故以山海日月爲喻，推孔子爲上首。天縱將聖，巍然獨立于孤峯絕巘之上，地位崇而瞻望遠，四宇寥廓，舉國與天下無一不在流覽之下。是聖人之大觀也。天下不能造聖人之位，故不及觀聖人之觀。聖人之觀大，故觀聖人者見其大。顏子所爲仰瞻也。如海爲百谷王，觀海則天下之水小矣。天下幾人曾蹈海，是終未嘗見海也。遊於聖人之門，乃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精義妙道，非言可述。然得其門者，或寡矣。是終未嘗遊聖門也。士如歛啓寡昧，井蛙醯

雞豈足語大方。欲觀其大有術焉。物莫大于水。欲見水大而但觀其潤。下流濕涓涓一勺不足也。必觀長波浩蕩連瀾千里。始信浮天載地者水也。至明莫如日月。然仰觀不過一掬。何以見大。日月有明。與燈燭異。燈燭所照無幾。日月之明。凡可受光處無不照。無非日月之明。所以為大也。夫道流行兩間。森羅萬象。無物不有。無遠弗届。孔子登東山。泰山。小魯。小天下之實際。端在此。見此者謂之大觀。學此者謂之志士。士有大志。必有大材。如流水一物耳。必滔騰滂沛。隨處充滿。乃能流行。若夫升斗之潤。不滿一坎。涸可立待耳。其何以行之哉。君子有志于道。必其識量廣大。器宇高明。超軼凡品。具體聖賢。乃謂成章。如是者乃能通達。若夫樸遼猥瑣。區區凡民。而語于山海日月之觀。夏蟲語冰矣。烏能達。士所以貴弘遠也。孔子思狂狷。正以此。

莊周秋水逍遙遊。卽此章之意。孔子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卽大鵬之遊。海若之觀也。觀于海水。日月。卽河伯之觀東海。斥鷃之見大鵬也。流水不盈科。志道不成章。卽朝菌蟪蛄之年。井蛙夏蟲之知也。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井蛙不可語于海。

言解 卷十三
拘于墟也。夏蟲不可語于冰。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束于教也。不成章便是曲士。猶言未成材。大木曰章。史記貨殖傳云。木千章。漢時掌材者曰章。曹椽故梓材曰豫章。木成章然後可大用。大匠取裁。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正謂此。或作下學成功解。不應與斐然成章異。此推尊孔子。故用孔子語。卽孔子所思也。

或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何也。道自堯舜肇統。三王繼序。其來遠矣。然皆弘化興理。因時立極。于斯道全體大用未折衷。教學宗領未有指歸。自夫子洙泗闡教。六經垂訓。抽羲皇以來未呈之緒。下迄唐虞三代經世之典。斟酌損益。以爲萬代法程。仁義禮樂宗師宰我。謂賢于堯舜遠。此也。誕生東魯。爲天下一人。生民以來未有。故能以宇宙爲堂室。穹霄爲戶牖。如登東山而觀魯。千里在其掌上。登泰山而觀天下。四海九州羅目前。四顧寥廓。天衢曠朗。無復陔障畛域之限。是天下之大觀。聖人之境界也。小魯者。七十子歸其延攬也。小天下者。中國有聖人。四裔皆在包荒也。非魯與天下小也。孔子地位峻絕。所見大。故小也。何謂觀於海者難爲水。小魯小天下。

者自孔子觀也。觀於海者，由天下觀孔子也。孔子猶海，觀孔子猶觀海水，莫不放海。故江淮河漢朝宗焉。聖莫盛于孔子，故羣聖集其大成矣。何謂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遊亦觀也。聖人卽孔子，遊聖人之門，觸目禮樂文章，富有日新，非言語讚歎所及。雖有雕龍炙輶之口，譬鼃鳴蟬噪，紛噴無當。孟子願學以知言自任，山海日月卽其難言之言也。一說聖人槩羣聖也。言謂百家之言也。六經者，聖人之言，經正而羣言詘其義一也。何謂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術者，事之巧也。道無形，何以觀，何以大。蓋無形者，形萬形，觀其無形難見，惟觀宇宙間形色象貌升降飛揚感遇聚散孰非道之流衍發越，而大者森然覩也。中庸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優優，天地萬物三千三百皆是也。如觀水者，池沼細流無以見大，江海之間有長波曰瀾，浩蕩滔天乃見水大。觀道亦何以異是乎。何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亦觀日月之術也。不言術，蒙上之文也。日月有明，燈燭亦有明，燈燭所照能幾。日月高明，下濟舉山河大地。凡有形可容受光輝者，無弗照。故仰觀日月僅一掬，而觀其所照大明可觀矣。夫道體物不遺，莫見莫顯，無行不與，亦何以異是乎。此

孔子所以小魯小天下之實際觀于此卽是觀海遊
于此卽是遊聖門故曰術也何謂流水之爲物不盈
科不行水惟流乃行物對道言水無情曰物水流行
故達是必源泉活撥流動充滿溢坎而出然後可行
此不盈科不行者與盈科而後進者意殊彼主漸言
此主進言也志士進取如流水盈溢沛然莫禦若盃
杓之潤曾不滿坎消矣竭矣焉能行如士無材識萎
然疲薾自畫自棄不憤不悱安望進取此章本爲無
志不成章者而言非惡欲速之謂也何謂君子之志
道也不成章不達全章至此始提出道是骨子孔子
之大大以道也學者觀孔子觀其道也學道先立志
所謂其志嚶嚶然者也志大由于所見大彼曾觀耒
山滄海日月故其丰采言論英偉特出如喬木挺直
干霄拂雲乃可勝隆棟之任待師匠之求是謂成章
章者材也不成章者叢篠楨棘也焉能上達達通也
拘瓊則不通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高明者
見顯知微事理通達成章猶俗云成片段也知其一
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覩其全皆不成章不達也會點
漆雕開直見到底故達

此章以孔子登東山小魯二句樹表故觀於海以下

望此二句說縮結在志道兩字不成章不達言士志小而識卑不足當大任也分明孔子思狂簡之意與篇末在陳章參看皆激厲下學朱子以成章當下學漸進之功云所積者厚文章外見則是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越善信美迥近聖神自背其說矣或謂一級成章又達一級與上文言山海日月高明意背此章意主高明姑勿論等級

容光必照言普照也非無隙不入之謂幽岩蔀屋之下自絕于日月儘有不及照處此特形容其高明光大耳

不盈科不行祇為少流動充滿之勢不成章不達祇為無高明廣大之材成章者學而未至特其才高不成章者非全未學祇為材卑如曾皙言志春風鼓瑟渾身是禮樂文章居然有天地聖人氣象方謂之成章如此者能見道不如此者縱學只是材藝

朱子云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據章內小魯小天下大則有矣本則未及又以觀水四句作有本解與立言之旨戾大道顯微無間濶即是水照即是明物即是道故觀濶知水觀照知明水與濶非二照與明非二物與道非二孔子謂無行不與中庸謂之費

而隱莫顯乎微。此聖人所為大也。知微之顯，人未喻。故命之曰術。朱子以本為天命之性，大為率性之道。性道教，逐字釋名，而義理渾成。離却教，何處別有道。離却道，何處別有性。離却性，何處別有天命。總之一道耳。故承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今言道又言本，道是何物。本又是何物。道便是本，更無物可以為道本。

此章微旨，在觀水有術四句。聖人所以大學者所志在此。日月有明二句，申觀水二句，更精切。李白詩云：床前看月光，渾如地上霜。杜甫詩云：野日荒荒白，在野而白，與在地如霜者，孰非日月之明。故善觀日月者，觀其普照之光，不善觀者，觀其一掬之明。猶觀天者，不觀其時行物生，而觀其無聲無臭。觀聖人者，不觀其經綸變化，而觀其無言有隱。觀道者，不觀其萬象森羅，而觀其冲漠無朕。是謂無術。無術不可以觀。無是術而語觀，是佛氏之觀空。老氏之觀妙。非吾孟氏所謂灑照之觀也。

孔子云：下學而上達，為其有上達之資，而施下學之教也。教在君子可必，而材具在學者難齊。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未有教人，不

取其上顧取其下者其曰過猶不及曰兼人故退皆
 接引微權其實子路優于冉有子張過于子夏嘗觀
 夫子與子張語頓異十九篇首子張二十篇終子張
 子張聖門所謂堂堂未仁因夫子謂師也辟而疑之
 耳其實聖人望子張甚厚孟子若無堂堂之氣何以
 能浩然獨立邪世不亂閑先聖之道哉病堂堂而勉
 為駑下駑下不可為也則為偶俗全身如鄉原鄉原
 豈可為乎孔子所以卒于不偶振衣泰山之巔浮滄
 海揭日月而行終不自以為過也學者雖未可徑語
 上達奈何苟安下學此章之義不可不熟思也或曰
 孔子思狂狷而道竟屬曾子何也曰曾子狷者也下
 學而上達者也子張狂者也可以上達而少下學者
 也然論語篇終以帝王中道詳語子張其語子張以
 行以達隱然盈科成章思狂狷惡鄉原之意焉知子
 張晚年無所得乎

孔子之大與二氏異二氏空虛寂滅荒唐無稽故以
 四大為假六親為寃聖道不外仁義孝弟道德九經
 庸言庸行即神化性命天地鬼神之神奧卑近即高遠
 也大道易簡小道艱深天地之道易簡聖人之道中
 庸讀論語二十篇透徹則孔子之大自然見七篇仁義

孟子言解 卷之三
四一
之言卽孔子之適派故下章繼以楊墨執中無權執中能權然後見孔子之大

或解難爲言猶云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佛老之言大而無用半邪半謊其餘刑名術數九流百家章句辭賦皆六經皮膚大道旁蹊如江海有瀾蛟龍罔象皆在洶蕩中如日月有明窮岩幽谷皆在照臨下孔子之襟度六籍之包羅如此學者六籍淹貫卽是遊聖人之門諸子百家自不足觀此可以實證未可口舌爭也顏喟曾唯亦祇爲難言耳

東山魯城東高山泰山在齊地于五嶽爲最尊詳見論語瀾長波連屬也流覽曰觀遊亦觀也容光凡可容受光明之處光無形物無所不容也科坎也章材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躐音同之徒也欲知舜與躐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雞鳴而起言其勤也孳孳勤懇不息之意兩爲字就隱微趨向處言爲善如此其急是惟日不足坐以待旦君子之純者也非舜之徒而何爲利如此其急是夜氣不存平旦無幾希小人之尤者也非躐之徒而

言解 卷三
何舜蹠人品相去天壤分處只在孳孳利與善二者之間一念初分毫釐之差遂致千里楊朱泣岐路卽此意也

兩舉雞鳴而起教人日新又新一善一利教人知幾自擇先善後利先舜後蹠聖變爲狂係乎一念至微不至危不可不審也

雞陽物也子時一陽生則感而鳴人睡初醒陽明用事念慮方新百爲始兆爲利爲善子茲攸分所謂利與善之間也分際曰間如兩路岐端一往中國一往蠻夷舉足左右便分千里中間更無兼兩并行之處卽易所謂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謂雞鳴孳孳也顏子知幾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若是所謂舜之徒也大抵人心日用有子時六時有雞鳴良心動處卽是平日夜氣一陽來復所當察識擴克也

禮內則云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箪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詩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又云女曰雞鳴士曰昧旦雞鳴而起古人之常度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因上章推尊孔子而明仁義中正之道。所謂楊墨之道不熄，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仁義是也。立仁義之極者存乎中，妙中之用者存乎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不能權則不能執中，不能執中則不可為仁義。如楊墨是也。楊朱之學，惟取孤潔取，猶貴也。為我則不復濟人，一身之外皆為塵累，惟保護自己性命，世務秋毫不關心。故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此。楊子之言，執為我之一，而不顧其他者也。墨翟之學，

惟主狗世愛人而不暇自愛于人，苟可效力捐軀忘身，摩頂放踵亦為之。此墨子之志，執兼愛之一而不顧其他者也。儒者學聖人之道，聞執中之訓，鑒二家之偏，得無就為我兼愛之間而守之為執中乎？子亦莫須執中也。不楊不墨，似乎近道，而道之所謂執中者，有權以通其變也。若徒立干為我兼愛之間，而不權其當，亦猶楊墨之執一者耳。蓋道體屢遷，不可為典要，有時乎為人，即合愛非同，有時乎為己，即自為非私。能權則萬應曲當，執一則變化不行。楊但舉一為我，墨但舉一兼愛，其究無君父害政害事，不仁不

義由此起也。所廢不既多乎。執一指楊墨也。

道不離世。世惟有人與我學。惟有脩己治人兩端耳。禹稷過門不入。何異墨。顏子陋巷不出。何異楊。惟其有權。所以適中。如楊子。雖生逢唐虞。亦陋巷。如墨子。雖身遭亂世。亦於外。所以爲執一。今儒者學聖人。仁義中正。脩己治人之道。不達聖人之權。依仁不熟。析義不精。一涉有意。偏主成固。狗象泥迹。去中逾遠。詆楊墨爲執一。而不知己之執中。亦猶楊墨耳。孔子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無權而徒然乎。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權也。

聖道莫大于仁義。宜曰義愛曰仁。仁義有二名。無兩體。仁之化裁。卽義。義之真懇。卽仁。故惻隱羞惡。不爲不欲。不忍人。忍有濟。總一心也。發皆中節。愛敬不忒。便是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舉此加彼。萬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此孔子山海日月大中至正之道。聖人非有見于我與人而爲之。非有見于仁義中正而執之。因物付物。公平無私。精別不爽。是名曰權。聖人能權。所以允執厥中。言天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至動而不可亂。而道無不舉矣。孟子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言爲我者。歸楊。言爲人

者歸墨。故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爲。爲人自爲，此小人之肺肝也。凡功利富強之策，縱橫押闔之謀，由此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楊之言也。而處士橫議，素隱行怪，如稷下於陵輩，誰非爲我者。其究使天下利己忘君，莫非楊之徒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之志也。而遊士奔競殉世，誰非兼愛者。其究殺妻烹子以取功名，莫非墨之徒也。楊朱墨翟初心亦欲爲仁義，其偏執流禍不覺至此。所以賊道，故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于是儒者起而酌之曰：爲我可也，何至一毛不拔，但求諸己而已。利天下可也，何至摩頂放踵，但汎愛衆而已。莫須以此爲執中乎。夫執中自堯舜相傳久矣，豈曰非道。然中無體，何以執。泥形迹典要，無輕重低昂之權，則中亦是一。執中亦是執一而已。學聖道而誤焉，猶之夫歸楊歸墨者耳。楊墨之害道也，正以執一而猶楊墨之執一者，奚取爲聖人之徒哉。故夫君子惡楊墨，非謂爲我兼愛不可也。爲其執一也。道有萬方，原非一隅。執一爲我，則公人之百端廢。執一兼愛，則脩己之百端廢。至于無父無君，人將相食，世道交喪矣。君子所惡于楊墨，以此。今欲距楊墨，正人心，明先聖之道，奈何。

又踵楊墨之弊。故君子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入則孝。出則弟。用則行。舍則藏。無適莫信。果惟義與比。仕止久速。與時偕行。斯執中能權。而為聖人之徒矣。

此章之旨。正是與楊墨辯。所以距詖放淫。而閑先聖之道者也。聖道莫要于執中。用中不外于仁義。當時處士橫議。百家之言。甚背理者。不足辯。似是而非。莫如楊墨。蓋亂生于不仁義。而賊仁義起于為人為我。者。惟楊朱墨翟二子。其他且不知仁義謂何。故特舉二子以破羣邪之魁也。為我即是脩真繕性之學。其言曰。逐物為賤。存我為貴。此雖聖賢不廢。但為我而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則所謂執一者矣。兼愛即是博施濟眾之意。其言曰。亂起于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使天下人皆兼相愛。亂何由生。此雖聖賢不廢。但至摩頂放踵以利人。則所謂執一者矣。二者皆偏戾之極。其始亦欲脩己濟人。而意見一偏。謬遂千里。馴致賊仁害義。無父無君。莫知所終。皆執一之為害也。故儒者欲合二家之偏。兼脩折衷。自以為不執一。而不知不一之內。又自有一。此際妙用有權。

千變萬化仁義并用與時偕行非可鹵莽任意模擬
揣合之也惟義精仁熟者能巽以行權聖道所以高
明而中庸廣大而精微也知此乃能可與楊墨辯而
稱聖人之徒

子莫魯賢人無所考詳其文義因上楊墨稱子而此
指儒者為子也莫猶勿也執中教學常法適道共由
之路但私意未融見解未化可立而未可權如由求
賜商諸子皆是子莫執中者也權則如孔子絕四無
可無不可乃謂允執不如是則小人儒硜硜士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也中非泥定楊墨之間無
物無中下學規矩中道而立顏子卓爾猶未忘執也

○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與摩頂放踵為之楊墨二子
未必真有此事特形容其一偏之甚以引起下文子
莫執中也不偏謂中權所以用中大舜執其兩端所
以權也故能允執其中無權而執中即是執一舉一
廢百者偏之蔽也大學云好而不知惡惡而不知美
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皆偏見遮蔽孔子言六蔽孟
子因諉知蔽蔽處皆廢處不啻百矣

中道內自有人已自不廢為我與愛人苟極而論之
雖聖賢為已亦或有一毛不拔時節為天下亦或有

摩頂放踵時節但不執一而變化隨時乃謂之中蓋
有權以通變故執中不窒于一而無一不得中苟無
權則中便是一執中便是執一執一者無往不執一
也非拘定執楊墨中間而脩己治人其大者耳子莫
亦為我但不至一毛不拔亦兼愛但不至摩頂放踵
為我時亦欲為人兼愛時亦欲自愛以此為執中人
情誰不然故曰近之道不遠人近情便是近道但人
己輕重之間時宜化裁有權苟未可與權而偏主自
用局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視之誠行雖有間而其
過不及則均也故曰猶執一也然則俗儒之與楊墨
其間不能以寸欲執中必義精仁熟可與權然後二
家之似不足以惑之故與楊墨辯不得不精邪說害
道所爭只在毫末間此執中之說當亟講也解者但
謂執楊墨中間粗淺甚矣

執中為近之此句甚輕遷就逃楊墨者而言耳執中
無權一句緊關後儒以無過不及為中無過不及之
間亦非所以求中也過是過何物不及是不及何物
過不及已無可得況中何可得既知過則無過即中
既知不及則無不及即中到無不及處又牽無過以
防其前到無過時又引無不及以斷其後上下左右

復然。世上無此等拘攣之學。中之爲名。猶諺云。其間就裡。隨處皆在。無名之名。無象象之象也。子思以人心喜怒哀樂未發名。以發皆中節爲左驗。許慎訓中爲和。亦有見離和更無處顯中。孟子精于言中。故以孔子權字當之。卽子思言和之意。楊墨執一。故舉一而廢百。聖道能權。所以參天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人所以權萬有稱平。而用其中于民者。仁義而已矣。

堯舜授中。是極則語。孔子添一庸字。而中之用廣。子思添一和字。而中之體見。孟子添一權字。而中之變。通要之庸已含和與權。權亦自孔子發。先後闡釋。非二理也。子思作中庸極明微顯費隱知行合一。誠明不二。乃所以爲中也。後儒分知行先後。體用內外本末。上下精粗。一一破析。以爲窮理格物守章句文字。不通一貫之旨。皆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者也。凡物之執。生于有形。有形不執。惟權爲然。權秤錘也。聖人借以喻道。道不離形器也。造衡者先權。權立于物。先而輕重不主。銖兩斤鈞石。自毫釐以至重不可舉。因物各致其平。卽中之中節而爲和者也。在人卽

孟子言解 卷十三 五十一
不學不慮之良。平常易簡之理。百姓日用不知。故曰庸。庸與和不可見。而權之稱物者。可觀象而得其意矣。故惟孟子善言中。

天下古今道術。統于聖人。佛老雖異。不離心性。楊墨雖異。不離仁義。但其作用偏。故其謬千里。楊非不義。而偏于為我。墨非不仁。而偏于兼愛。儒非不執中。而偏于執中。今之佛氏。設為空假中。三觀遣執。又偏于不執。惟聖學執而無執。不執而固執。為權。權者。稱物之平。秉物之則。稱物非執。秉物非空。物則非假。故聖學由立行。權本誠。致虛。佛老以空為真。以假為權。不知權也。以空假為中。不知中也。不仁義。無君父。舉一廢百。為道之賊。又甚于楊墨也。

執一之一。猶詩言一方。禮言一端。與一貫之一。殊一貫之一。化兩之神。參伍之宗。萬有之命也。執一之一。意見先主。舉一不反三。固我之根也。言一。執之至也。指楊墨連俗儒在內。楊墨偏僻乖戾。不肯絲毫轉動。故曰執一。儒者言仁義差勝。而執滯不通。則執中猶執一。極言無權之弊。以見中無定在。非必儒者之賊道。遂同于楊墨也。

楊子即楊朱。墨子即墨翟。詳見滕文公下篇。不捨曰。

取卽執意取爲我猶言貴于爲我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楊朱之言也。設言損已小而利人大亦不爲。則甚于此者可知矣。摩磨通頂首也。放至也。踵足跟也。猶諺云粉骨碎身之意。子泛指俗儒莫勿也。戒辭亦疑辭。如文莫吾猶人之莫言。或者懲楊墨之偏而執其中乎。中者大虛之名。在人心爲未發。虛靈活潑。不可以有方求者也。稱物曰權。用中之則也。屢遷不執。卽今之秤錘說。詳論語子罕篇。執一謂執持一偏。指楊墨也。賊害也。百者一之對也。道無常主曰百。執一者窒而不通。故廢百也。舉一猶執一也。廢棄也。

列子云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也。奈何輕之。餘詳滕文公下篇。○莊子云。不備于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汎愛兼利。而非鬪。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跋。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爲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爲墨。其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爲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跋。脛無毛。相進而已。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餘詳滕文公下篇。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肌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此爲養小害大者而言。口能知味。貧則貪食而失味。心能知理。窮則貪利而喪心。其事一。其害一。飢渴害口腹。急不暇擇。精粗嗜慾害心志。迫不暇顧。廉恥要之。飢渴害口腹。小而嗜慾害心志。大苟處貧賤。飢渴之秋。能不朵頤喪心。其爲人也。志不在養小。識量操

持過人遠矣

飢渴卽貧賤禮云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卽飢渴之害也惟聖賢能忘之甘者貪婪之狀害之徵也恆人養小役志于口體而徵逐于富貴如乞墻之爲昏迷沈洸其甘如飴禮義之心行乞人皆有萬鍾則不顧禮義爲宮室妻妾而失其本心卽是以飢渴之害害心志非二事也甘食甘飲饗養亡厭卽是害心飢渴甚則不擇味嗜慾深則不顧理一事而有內外身心大小之辨耳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人苟能不役志于口腹如餓死而不食嗟來不以無禮之萬鍾失呼蹴不受之本心則是餓其體膚而能忍性欲惡甚于生死而能無喪可謂賢矣貧賤不能移大丈夫當如此豈飲食之人可比而同乎

甘之一字曲盡世味見利忘身爲一指而失肩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俗謂之甘心不惟口有甘耳甘卽是害未得飲食之正謂非甘而亦以爲甘也飢渴之害謂口不知味也人心之害謂心不知恥也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志也或作兩事解誤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柳下惠與伯夷一般心思皆不可。一世惠和非忘物。直是不屑。故孟子譏其不恭。外和內嚴。以至柔馳騁。至堅甚于堅者。設少變其守。可得三公。亦不為矣。介界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猶節也。不易介。猶言不改節。易介者。不論大小。見可欲則心動。何必三公。不易介者。視三公亦一芥也。此章之意。重不易介。三公姑就恆情所最動心者言。柳下惠不卑小官。故云。大抵強梁者易缺。濡忍者難磨。人知北方之強。而不知南方之強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此章即深造自得之意。人心萬理。從出道義之門。私欲錮蔽。則昏而不靈。窒而不達。學問以疏其壅。蕩其滯。使真機活潑。淵泉時出。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如為井者及泉。所以貴井也。苟有志進脩。而學無本源。逐物徇象。支離穿鑿。探討雖勤。而性地未徹。資之不深。取之未逢源。如掘井雖勞。而不及泉。何以待汲。後世馬融鄭玄輩。章句之學。是也。未及泉。猶為棄井。甚言不可不及泉。非謂及泉遂止也。義理無盡。學問無盡。未至須求至。已至自無息。聖

入亦惟不厭不倦耳未及泉固不可已既及泉則源源而來雖欲已得乎

有為猶言善作也八尺曰軻泉水源也棄井廢棄無用之井雖深無水是為棄物

易以井命卦井通也彖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言靜深而不竭也傳曰井養而不窮又曰井德之地也居其所而不遷又曰井以辨義即大學靜安慮得之意故養心養德莫如井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性之純是德性用事耳目口鼻化為神明精瑩澄徹渣滓銷融所謂不識不知由仁義行也身之猶知有形骸躬行實踐耳謀目哲氣稟承載以行所謂形色天性聖人踐形者也以下借上曰假家語孔子教季孫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以五霸上取帝王之事非其有也故曰假假人之物未有不歸其主者歸主則知假知假則求真而不敢常為欺罔之事五霸不歸之假也積偽成真習貫如自然不思此物原非我有而居之不疑機械變詐淪入骨髓冒以為身安以為性永無反正之期所以為五霸也

仁義人所固有豈以五霸而獨無有之而不用拋却
家珍借堯舜湯武為名如葵丘五盟居然有典謨訓
誥之遺而實非齊桓本有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小
白殺子糾重耳殺子圉皆以骨肉相殘弑君篡國根
本先撥矣其他詐謀詭計如尊王室存亡國之類有
虛文而無實意至于重耳猾賊尤甚他可知矣所以
為假

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所不道者稱堯舜湯武
而終五霸槩古今世運衰亂之極至也春秋臣弑君
子弑父由五霸也七國連衡合從五霸樓諸侯之本
謀也戰國距唐虞三代盛世遠矣五霸視堯舜湯武
天壤懸隔而篇中每以王與霸并言者罪霸之無王
辨假之亂真也惡至于假而陰謀隱慝盜賊姦宄所
由生故夫子以譎目晉文譎卽假也莽操懿溫由斯
作俑故人心之害莫甚于假大學之道託始誠意以
此世儒因孟子以五霸與堯舜湯武并舉遂以皇帝
王霸配天時聖經謂春秋為獎霸與孟子之意大相
戾矣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

孟子言解 卷之三 三十三
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聖賢論事，有據理之極者，有原情之至者。如論交際，受餽，辯陳仲子，非廉去齊，三宿之類，皆人情之至者也。如論臯陶執法，湯武誅桀紂，伊尹放太甲，貴戚易君位之類，皆事理之極者也。原情者，曲以行仁，據理者，直以明義。世治非仁不浹，世亂非義不裁。七篇之旨，仁義而已。志者，事功之本，非可以倉卒辦，必積誠動天地，精忠貫日月，天下信之，中外倚之，而後得為伊尹之志。古今惟一伊尹耳。放主之事，亦惟一伊尹能行之耳。人臣不希伊尹之志，而遽希伊尹之事，鮮不誤矣。

唐虞以來，無革命之事，而伊尹相湯，始行于桀，亦無放嗣君之事，而伊尹託孤，始行于太甲。故曰：伊尹聖之任者，視天下猶一介也。不見有物我之嫌，苟可安天下，以身當之，不疑。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伐夏之事，毅然責成于湯，師保之法，抗然獨行于己。蓋其世運純古，質直易孚，而忠貞一德，格于上下。前王之顧託甚重，新造之家邦未集，冲人顛覆不順，而逡巡引嫌，阿衡

謂何所以恥其君不爲堯舜而自任堅也伊尹之任
卽伊尹之志有伊尹自任之志則伐夏不爲逆放嗣
子不爲篡教而不順則大業隳容得不放能改則天
下安容得不復若其不改神器無主易位未爲不可
也舉天下之大括囊而負之涉歷長途行李抵家置
諸安處然後擔弛而志畢苟無伊尹之志則前此無
莘野之樂無三聘之出亦無伐夏之功功成全身而
退可矣嗣君之賢不賢誰肯自執其咎乎故欲爲仁
人必先爲志士志定則嫌疑盡忘志不定則荏苒浮
湛初或勉強中道改轍矣如後世亂臣賊子始非有
無君之心事勢陵迫騎虎不得下雖欲無爲篡賊不
可得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千古
名言也或曰周成王初年無異太甲周公不爲伊尹
之事何也曰聖人與時偕行周距商七百年所矣時
非伊尹之時故公志亦非伊尹之志伊尹聖之任者
周公聖之讓者伊尹以天民先覺自任恥其君不爲
堯舜周公惟曰予旦以多子越御事作周孚先願王
作周恭先其戒伯禽曰勿求備于一人一人者天子
也詩云公遜碩膚赤舄几几此周公之志自古大臣
勞謙不伐莫如周公太甲雖顛覆典刑而嚴事師保

故伊尹得行其志成王猜忌使公不敢安其位其殺
管蔡如拉朽召公不懌有以也考之金縢大誥無逸
諸篇壽張不率甚于太甲設使周公行伊尹之事其
禍大矣卒以勤施廸篤明保冲子揚文武之功與伊
尹并烈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後儒因伊尹放君誣周
公居攝其謂周公不居攝者併疑伊尹不放大甲無
識同也

伊尹語今孔書太甲篇有之狎習見也不順不循理
也桐宮湯墓地也伊尹之志忠君愛國以天下爲
已任者也逆取曰篡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
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
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與告彭更傳食意同君子居是邦是士之未仕者
用之用其言也從之從學也君子所言皆仁義道德
尊主庇民之事君用其言則安富尊榮不然其君
不用非君子之言不足用也子弟從學則習爲孝弟
忠信士風以培名教以振君子雖身不受職上有益
于君下有裨于民其受君之養豈謂素餐後世學校
養士亦用此意也

古者士出于農無不受田之家無不耕之士伊尹耕莘亦士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髦士即農夫也周衰井地法壞流民失業士始有無田者非古也而孔子云吾不如老農焉用稼故孟子謂有大人之事所以先四民而異于小人非謂有可耕之田不耕如游士之託于諸侯者比也其所謂食君餽之粟養賢之禮亦非寄食侯門如四豪之食客比也

詩魏風伐檀之篇素空也餐食也居是國謂所居之國君用之用其言也安富以祿言國安則常保其富矣尊榮以位言常居尊則榮顯也子弟即所居國人之子弟從從學也孝弟以行言忠信以心言孝弟之實即忠信也忠不欺己信不欺人

王子墊店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此承上章士不素餐類記之王子墊亦疑士不耕而食故問士何所事志行曰事事存曰志士現在雖不見所事而其作用已高尚于何往之志尚志伊何仁義是也天下莫尚于仁義士立志若曰仁者以一夫不獲為恥殺一無辜即是不仁義者以一介不苟為

孟子言解 卷之三 二十一
節取非其有卽是不義他日我得志所居無改于仁
殺一無辜吾不爲也所行無改于義取非其有吾不
爲也仁義帝王所以正育天下也今世殺無辜取非
其有者多矣士志若此雖未離韋布之賤而帝臣王
佐設施已備可謂之無事乎孔子云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今日所求之志卽是他日所達之道
故士之志卽是士之事也

大人之事如伊尹之任是也小人之事則并耕而食
矣與前二章意相承孟子自道也七國富强成風殺
無罪取非有皆當世遊士逢君之惡民賊而爲良臣
者孟子思以仁義濟世不得志故曰尚志易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卽此意
此居仁由義與前篇弗居弗由意別此居由言富貴
不淫有道不變塞也宅曰居以心言路曰由以事言
苟家脩廷壞則不得謂之居與路矣大人之事歸重
仁義二字居由不待爲大人時已然矣

齊王子名塾尚上同高尚不同俗也不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居故士高尚其志以仁育義正天下
自任也大人謂爲卿相有天下之責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孟子言解 卷三 三
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因下章舜孝類記之。陳仲子能讓齊國而避兄離母。不食君祿。以小讓害大倫也。虞舜棄天下而急父難明國法。以大讓全大義也。陳仲子未有讓齊之事。推其矯廉。設不義與之齊國。其必不受。信其為廉也。讓齊非小。以大倫律之。則小。衰世大道不明。人皆好名。如陳仲子。人輕信不察。而孟子責其忘親戚君臣上下。彼復何辭。故德貴中庸。士行首人倫。兩言信。所以折其不情也。道不遠人。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匡章稱仲子誠廉士。信之也。孟子云。仲子惡能廉。不信也。此云。人皆信。信其廉也。雖能廉。亦一節耳。天下大經五。一廉不可包舉。況廉且未信。而其他不足信。愈明也。大廉本乎人情。夷齊讓國為兄弟。泰伯讓天下為父子。故足信也。仲子蔑視其君。避兄離母。不食不居。而以為廉。即信仲子者。稱其廉耳。可併稱其孝弟乎。無孝弟忠信。而語廉潔。是以不足信也。

不義二字畧輕。猶言無故與之也。仲子矯廉。雖義與之。亦必不受。況不義乎。其義與之而不受也。是蚘之

操也。不可為也。其不義與之而不受也。亦簞食豆羹之義也。不可信也。蓋仲子身為不義。有大于不讓國者。其為弟也。無兄。其為子也。無母。是無親戚也。絕人。逃世居於陵。以君祿為不義。是無君臣上下也。如此。雖與之國。不能治。而徒以讓國為義。所不受者大。而所不得辭者尤大。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讓國何足道乎。今仲子所辭者。不過母食。兄室。正是簞食豆羹之類。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是以不足信也。而人往往以廉歸之。何與。

仲子。即陳仲子。詳上篇。舍猶讓也。簞食豆羹。言小也。人莫大焉。言罪之大者。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遙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徙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欣然。樂而忘天下。

此章設問亦設答。無其事而有其理。凡事理各有至極。人各盡其所當為。勿包藏。勿詭隨。理明見定。則天下無難處之事。方舜之為天子也。臯陶實為士師。當

是時假如瞽瞍犯殺人之罪。將如之何。究而論之。臯陶本法官也。惟行已之法。不當問舜禁不禁。舜人子也。惟盡已之情。不當問臯陶執不執。苟事勢窮迫。仁人孝子。惟有棄天下以全親。蹈窮海以脫罪。如是則臯陶之執。盡其為執而不撓。舜之不禁。終于不禁而法行。子情盡。國法伸。君不驕。臣不諂。罪人伏。死者償。推此以裁天下事。無所不用其極。則盤錯立解矣。乃所謂蕩蕩平平。無黨無偏。而萬事各得其理矣。殺人殺無罪之人。罪莫重于殺人。法所不貸也。以天子之父犯不貸之法。使為士師者而他人。或可訕法以伸情。使為子者而他人。抑或屈情以從法。虞舜以大孝之子。又身為天子。不難于誦法而難于使法。不誦臯陶以明允為士師。不難于行法而難于使法。必行欲法不誦。則惟有存吾親以忘天下。欲法必行。則惟有執吾法而驅罪人于海外。周禮地官調人職云。父母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此也。蓋權其事理之極。至云爾。而說者顧謂孟子于桃應之間。宜若孔子于兩兒之間。日不答可也。或謂舜宜曲法。臯陶宜棄士師。或謂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臯陶執瞽瞍而亡舜。所亡益多。或謂天子之親有罪。

則議何至于死。此皆泥文生解。對癡人說夢。本意惟設變求經。因經行權。權不違經也。常人遇變局。改則事理迷惑。惟精義者求其當。使無餘欠。以應天下事。自平滿周匝。各得其所。孔子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一定不易者也。其變而通之。所損益可知者也。六經但言所因。而不定所損益。所因者。百世共守。所損益者。難于先設。是故可與立者。未可與權。權無定。權定。卽經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不踰。雖小出入。亦德也。故在舜。惟知不以天下易親者。子之經。苟不至棄天下。而竊父以逃。則子容有未盡之情。在臯陶。惟知不以尊貴而廢法者。士師之經。苟不至使天子奉法。則士師容有未盡之法。各權其理之極。至如此。而就中損益。舜欲全親。亦終不得挾貴以蔑法。臯陶雖愛君。亦終不得舍有罪而不討。瞽瞍亦終不得怙勢殺人。而無所忌憚。此權不離乎經者也。知經而後。可與權也。忠臣孝子。欲委曲盡情。豈能越禮義法度之外哉。如前數者之說。合下便欲遷就。苟且不講于經。將令模稜者何所止。極雖世路人情甚便。而道理虧蔽處多矣。人各懷私自便。十室之邑。不可理也。是以聖賢制事。合下透徹骨髓。衆人

論事枝梧皮膚耳

此章形容舜孝之至。立萬世人子之極。結局在終身
訢然樂而忘天下。二語。臯陶執法邊畧輕。臯陶嘗佐
舜。誅四凶。瞽瞍有聖子而不知。焚廩浚井。且甘心。凶
何如之。故以殺人擬之。而舜且不難棄天下。以全親
卽視天下猶敝屣。貴爲天子。無以解憂之意。設爲必
無之事。恆人難竭之情。以形舜之孝爲絕德。而無以
加也。

執之而已。言外甚寬綽。爲士師。但見罪人。不見天子
之父。故執之。而其他不知也。他如爲子。有無窮之情。
聽爲子者。自盡辭若竭。而意甚豁。

此章之論如一。一棋。兩人皆國手對局。半著不差。輸
贏自莫逃。末著。一得全勝。如猛火逼出精金來。

篇內告梁王雪恥。告滕文公事齊楚築滕薛之類。皆
由此取裁。皆經常不易之理。學者達此。然後可與議
天下事。不然。事理無歸著。孟浪鶻突。與世浮沈而已。
○桃應。孟子弟子。士獄官。執之。執法也。有所受。謂法
者。天下公共。天子受之。天不得私也。敝壞也。蹠屣同。
一作躡草履也。竊私取也。負背任也。遵循也。海濱窮
僻無人之地也。訢與欣同。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田人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章即天爵人爵之意借富貴形容道德諷齊王子以脩己愛民之道也居移氣三句含脩己意夫非盡人子一句含愛民意孟子曰以下申言丁寧之廣居一句包脩己治人全重一居字人主居高則能臨下居重則能馭輕北辰居其所不動則衆星拱之人心居安則資取逢源故曰仁人之安宅居惡在仁是也為人君止於仁止即居也仁即廣居也君道莫如居仁居何以能移氣天地之間氣而已人身氣之聚耳氣機升降飛揚不息而皆神之所運神凝則氣調氣調則百體得養晬盎生色神居其所則氣機自寧大學定靜安慮止於至善意誠而心廣體胖居移氣養移體之謂也解者但著王子居處奉養看失之論道德故足歎論富貴則句句世味矣富貴移人氣體世俗所知也道德潤身生色人不知也實以養實膏梁文繡以養口體也虛以養虛仁義忠信以養性也世



俗見彼而不見此也

居以存心言移者變化之意心為氣主氣為體克志
 得所則氣自浩然即居便養氣得養則四體不言而
 喻形色改觀居為養主故大哉專指居因王子居富
 貴養小體而推及養心也大哉句粘上二句畧斷仁
 者心存天下故曰大即下廣居之意勸王子居仁也
 夫非盡仁子一句即下王子若彼意言外見庶民子
 有無居無食者其為人之子同諷王子推恩也自范
 之齊道路目擊民艱見王子而感歎猶孔子適衛歎
 庶矣之意貴者夏屋而賤者露處富者梁肉而貧者
 糟糠故曰盡人子也初歎含蓄孟子曰以下再歎有
 餘慨王子宮室四句輕遞下揭起廣居一句為全章
 骨子包學問政事言貴能下賤富不忘貧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推恩保四海則氣配道義而體
 備萬物方是廣居末引魯君為居移氣之徵氣發為
 聲聲生于氣居似人君則聲亦似人君儻廣居似聖
 賢則聲氣亦與聖賢同矣

范齊邑也望見遇諸途也居處也移變易也氣氣象
 也養即所居者之養體肌膚也非盡人之子言王子
 雖貴亦人子也特其居異耳王子若彼謂氣體不同

也。居使之然。謂富貴也。天下之廣居。謂仁也。根心。生色。所以尤異于人。埳澤之門。宋城門也。呼喚也。守者。守門者也。非吾君。明知非宋君也。魯君。宋君所居。相似。故聲亦相似。皆居之移人也。二國語音本異。所謂聲相似者。呼喚疾徐高下。出自人主者。與羣隸殊。如今仕路官話。南北相似。非必吳歛楚些。皆以居移也。○此章見國君當善養世子。與上章參看。上章議論遠世情。而其理直。此章議論近世情。而其旨隱。上章以瞽瞍為父。而有舜。憂思怨慕。烝又格姦。所以致允若也。此章以宣王為父。而有潛王。安樂不戒。儲養不端。所以底滅亡也。大抵開造之君。起于艱難。多賢繼世之主。長于富貴。多不肖。故舜以匹夫為天子。視天下猶敝屣。而天下歸之。以成大孝。齊魯之君。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居。身死他邦。以墮先業。聖狂榮辱相去天壤。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嗣君生長深宮。膏梁文繡。聲色靡麗。極耳目心志之娛。怠惰媮安。一遇風波。則震撼失措。故明君教養世子。使之居則思勞。安則思危。即大哉居之意。居者。人所以安身立命也。居高莫如人主。周公無逸之訓曰。君子所句其無逸。所即居也。無逸。即居廣居也。齊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

召致四方遊惰滑稽浮靡之士以爲賓客。潛王爲世子熏染其習氣，必有異于庶人子者矣。舜之爲人子也，無異深山野人耕稼陶漁，飢餓勞苦，動心堅忍，故能濬哲溫恭，聰明四達，躋天地于平成。齊王子何以異於人哉？其遭孟子於路，車馬服飾揚揚自適，不聞有下車之禮，延訪之勤，莊周所謂鴟梟據腐鼠，嚇鵲鷄者也。孟子喟然發歎，逆知宣王無令子，而繼體有危亡之禍矣。此歎當在齊取燕，諸侯謀齊，燕人叛齊。孟子將去之日，其後燕昭王以秦楚之師伐燕，潛王走衛，衛君辟宮舍之，潛王不遜，衛人侵之，去適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奔莒，患難猶驕，安樂何如矣。楚將淖齒數之曰：昌博之間，方數百里，雨血，天以告也；地坼至泉，地以告也；人有當闕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而王不戒，遂殺潛王于莒，以若所云平日昏頑驕恣，非其居使之乎？向使能居廣居，虛已樂善，富貴不盈，何至天災人禍并至而尚不省？追思孟子之言，眞著蔡矣。末引魯君徵何也？齊魯一轍也。孔子之不行于魯，孟子之不行于齊，同也。齊潛王死于莒，與魯桓公死于齊，魯昭公死于晉，同也。桓公宋出也，春秋初年，魯宋同盟，末年昭公出亡，宋元公將納之而卒。

于曲棘昭公往來齊晉道由宋故魯君之宋蓋指桓
 昭也有國家而不得安其居身死于他邦所以謂之
 居相似也○或疑史稱齊潛王之死于莒也太子法
 章狀貌奇偉變姓名為莒大史殷家傭殷女奇其貌
 當貴私之後法章復國為襄王殷女為君王后孟子
 所歎齊王子即法章也嘗考孟子未嘗事潛王自不
 及見法章此王子為潛王無疑

孟子曰食似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旭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列國之君愛士者容有之小不過飲食之餽大則幣

帛之將而已皆非有尊賢敬士之誠是謂不敬之愛

非真愛也無實之恭敬虛禮也君子豈肯為虛禮所

拘執乎

首言豕交獸畜泛論不恭敬之失非謂即豕交獸畜

君子也恭敬者以下推恭敬之虛實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幣交視愛弗敬者加文矣但未知其心故

察其虛實非以無實當豕交獸畜也無實比之不敬

者已有幣交矣君子所就三終于免死故食為極薄

其次加愛次加禮文次加實心今人飼豕為將殺而

用之也故弗愛飼犬馬愛矣然叱呵鞭策之弗敬也

愛士則敬矣。然敬亦有虛實。恭敬之心實也。幣帛之將虛也。有有恭敬而無幣帛者。未有有幣帛而無恭敬者。故君子不信也。

獸犬馬之類。畜養也。幣玉帛之類。將奉行也。未將謂先有恭敬之心。而後以幣帛將之也。拘猶留也。羈縻之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耳目口鼻之屬。成像曰形。形見曰色。卽形之色也。言色可見者。以顯其不可見者。天性天所命之性。天性無形不可見。而形體之可見。莫非天性也。今人分耳目口鼻爲形。分仁義禮智爲天性。不思除却耳目口鼻。何處更得仁義禮智。率性而來。踐形而往。卽形色皆天性之實地。但惟聖人能之。而衆人不能耳。聖人純乎天性。而百體從心。衆人局于形骸。必克己復禮。養性以脩身。乃庶幾耳。

性無形難言。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現成曰故。素履曰踐。其意同。踐者率循不違。卽率性之道也。世儒言性。索之杳冥。言形。謂爲耳目口鼻于聲色臭味。人欲也。然人外無天。欲外無理。形外無性。惟衆人恣形縱欲。馳騁放逸。鑿其故。不踐其形。

踐者信步安行。子云踐迹入於室。四肢百體皆神明之用。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過乎物。皆謂之踐耳。司聽隨所當聽。而踐以聽。目司視。隨所當視。而踐以視。餘皆然。各順其軌。不爽其則。周旋中禮。從心不踰。孰形色而非天性乎。聰明四達。盡人盡物。贊參位育。皆盡性之能事。豈求之杳冥而為天性。則佛老之性。非聖人所謂性也。

天性不外形色。大道不遠人情。聖教下學而上達。中庸所以為至德也。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天性洋溢。言動成交。象眾人天性形體同。而良心梏于嗜慾。以小害大。心不能思。而耳目之官。奪于物交。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神明失主。百體紛騰。無如形何。烏乎踐形。雖不踐而性善自若也。聖人踐形。即是率性。眾人不能踐。以形自累。非性之罪。人當務克己以養性。可矣。

此理氣合一之論。孟子以才情言性。卽此意。後儒分理氣為二。幾見天下人有不盡理。而形遂空虛者。道一而已。原無氣質理義兩項之別。今以運動周流者屬氣。以肌體髮膚屬質。所謂仁義禮智。繼善成性。安頓何處。肌體髮膚。運動周流。率而由之。卽是天命之

性除却時行物生別無命。除却形色運動別無性。達此謂性不雜乎氣質。可謂性不離乎氣質。亦可不達乎此。謂氣質是性。非也。謂氣質不是性。亦非也。告子云。生之謂性。與形色。天性何別。畢竟非是。及孟子自言。依然。即此可會通矣。禪家踏襲。以為密義。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真上聲。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古者喪期之內。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預外事。非徒衰麻哭踊之謂居喪也。故國君五月居廬。三年不言禮也。後世以為不便。自宰我已欲短為朞年。齊王短喪。亦欲為朞也。故公孫丑以為猶勝于已。而不為者。孟子所以有紵兄徐徐之喻也。王子母死。即此時事。王子母。蓋庶也。死厭于所尊。不得終喪。故王子使傅代請于王。求居喪數月。公孫丑因謂王子數月尚不可得。朞年不亦可乎。不思王子數月不得者。禮之所禁。無如之何。若親喪三年。上下同也。誰其禁之。而王自欲短之。所以不可耳。



言解 卷三
紵。戾也。徐徐輕緩也。其傅王子師傅請請于王也。請數月之喪。卽今乞假之類。終之不得禮所禁也。卽儀禮公子爲其母喪之禮。愈於已勝於不居喪者。謂夫謂向者紵兄之喻也。莫之禁。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儀禮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旣葬。除之。傅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按禮貴臣貴妾。總麻。大夫無總。況諸侯乎。故曰。君之所不服也。王子不得終喪。以此。朱註謂厭於嫡母。不敢終喪。未確。

按禮降服有四等。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愚謂以尊降。爲辨分也。以出降。爲情殺也。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但以其父之所降。已亦降之。旁尊降者。已非君公。而但以爲公昆弟于所親。亦降之。則似迂矣。故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此天理人情固然。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裁。非聖人得已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君子教人言語爲多。時雨化如教顏子克復。教會子
一貫之類。心授神與若時雨之潤物。受益而不知。故
曰化之。凡善教者。啓憤發憤。莫非時雨。不獨語上爲
然。雖成德達材答問。未有非時強聒者。此施教第一
義也。成德謂其人德性醇厚。薰養以成之。達材謂其
人材識通敏。開導以達之。答問者隨其所問。解疑
辨惑。不必皆受業也。私淑艾者。聖澤百世不斬。懿訓
昭垂。後學私取其善道以自艾治。不必皆親受也。私
淑雖存乎學者。所以艾之亦賴君子之教。清潤曰淑。
艾草曰艾。艾與乂同治也。斬艾自新之意。所謂自怨
自艾也。五教意指孔子私淑。孟子自謂

五教有等。時雨之化。默識心傳上也。次成德如仁義
之類。隨其性之近者。曲成之。德成而上。故優于材材。
如從政治賦爲宰之類。于事能濟。不必有德。答問不
但答門人之問。如答萍實商羊之類。皆教也。私淑艾
兼上四者皆有。

洪範乂時暘。若言之德作乂。言卽教也。詩云。或肅或
艾。艾卽乂也。又如字讀藥草名。艾乂則善。君子之教
遠而善也。浸潤曰淑。攻灸曰艾。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如率律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公孫丑素聞孟子仁義性善堯舜可為之說，故歎其高。高斯美，美克實也。美故樂從，高則苦難欲。孟子別開方便，遷就學者使從而不知道有定體。君子安能別為一教，如大匠引繩削墨，更不能于繩墨外別立一法。如教射者，持滿審固，更不能舍彀率外別立一法。君子教思無已，苟可開導，豈其靳惜顧道有可傳有不可傳，可傳者君子引其端，不可傳者君子不能發然其所未發者已。躍然于引伸內矣。蓋事事物物各有至當恰好之理，即事即物而在，卓然不可易。但學者工夫生疎，氣質偏駁，物欲牽累，于所謂至當恰好者，齟齬不能從，非教者之咎也。苟其人天資明決，學問精熟，便是能者。于躍如之理，自允執厥中，妙合天則而從之，不違若其不能，君子將若何？唯有守繩墨彀率，深造以俟，其自得而已。

道雖無形而有定體，教雖多術而有成法，不可易也。丑言高美所難在高，故承之以登天曰：使彼企及，疑道是君子可主者，欲改變其法以從學者，不知道體。

固然教惟因之不能易也。如射者祇教得引弓之法。更無舍矢命中之法。要之命中亦只在引弓內矣。中道而立。宛似張侯設正景象。曰中道以解登天之疑。立字根改變二字來。立者立于彼立。故不可改從者。往所立人能從道。道不能從人。所以爲立。

君子之教以仁義爲繩墨。性善爲穀率。此其不可變者也。若夫啓迪開導。惟有言語一途。而言語所傳。不離糟臍。其菁華終非言語所及。然已卽默寓于糟臍之內。君子欲盡發不能。非能發故隱也。道體如是。教者豈能遷就之中。卽是道中處。卽立處。性善堯舜之理。不外孝弟言行。可知可能。非高非卑。非近非遠。卽微是顯。卽外是內。周匝平滿。古今賢智。愚不肖共由。是曰中道而立。道本無立。立隨中在。中本無象。立以象中。中立非有非無。教者授中。學者擇中。兩端允執。是名中立。能者從之。從中立也。回也。擇中其從之也。師過商不及。是不能也。語參一貫。語賜無言。旨不殊。而曾子曰。唯子貢無述。有能有不能也。從者不違也。與言不違。退足以發。顏子能者也。中道而立。卽卓爾也。雖欲從之。從所立也。從無所從。乃爲能者。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事也。顏子有心欲從。所以不

及聖人

人性皆善。有物有則。率性而動。莫不各有至當恰好之理。所謂中。卽和也。不鑿其故。以利爲本。則自能用中擇善。如大舜。顏子是也。其本不外性善。而其功不越仁義。學者但虛心寡欲。循循下學。日用倫物。衣冠言動間。皆是卓然可從之路。先儒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所以爲道。與所以爲教。皆不外此。

引而不發。今禪家機鋒。襲用此意。而徒以無心影響。爲頓悟半語。投機輒許。見性後。此迷復罔終。而既已授偈印。可稱爲得法矣。如五霸假仁義。但同盟卽亂。賊亦是諸侯。佛法亂真。似此。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苟不中道而立。雖能者之從。亦是談空說妙。恍惚無據者耳。聖道可與立。然後可與權。顏子若非立卓爾。而欲從末由。亦何異談空說妙者乎。

高言其體段。有企望意。美言其藏蓄。有歆羨意。高卽堯舜。可爲美。卽善信充實。皆丑。所嘗聞于孟子者。繩以爲直。墨以畫度。殼張弓引滿也。率律同法也。張弓正體。引滿向的。用巧之法也。引而不發。謂如善射者引弓。而但未發。矢發卽破的。故曰躍如。躍踴也。隱現

出沒之狀中道道理自然之極立謂卓然不易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是也能者妙悟上達者也從不違也從之從中道所謂允執中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者從死之名猶俗云生死相依之意身殉道道殉身周旋不舍也有道之世身出道即殉身而出出必以道不為苟出也無道之世道窮身即殉道而隱處必以道不為苟處也道與身不可相離若有道而競榮寵無道而甘屈辱是身與道相捐謂之以道殉人而已如身何如道何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滕更以國君之弟從大賢遊而貴介自負其識趣可知孟子尚不絕之于門牆外有教無類也時或問而不答所以折其驕貴之氣使自悟不屑之教非真絕之也

滕更滕君之弟若在所禮言其貴宜見禮也挾謂其心自視與諸弟子異非陵其師也賢謂已賢于諸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子長謂在諸弟子中年長勲勞謂有功于國周禮王
功曰勲事功曰勞故謂故舊之家心有挾則其中不
虛而善不入故皆不答滕更有二挾貴挾故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入之神氣任其昏頽則無不廢之事無一可用之情
激勵大過又急遽而難久所以君子有養氣之學無
忘無助仕止久速時中而已

聖賢學問惟有天理人情于天理上不可已民義物
則是也于人情上不可薄愛親敬長是也學問上不
可驟存心養性是也以優游涵泳之功行不可已之
事盡不可薄之情深造自得則堯舜可為性善仁義
不外此矣進處卽是不已不薄處矯其偏而至于躐
等襲取是進銳也不恆無實是退速也甬集溝盈涸
可立待揠苗助長趨視卽槁矣劉向云川以逶迤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泳
故能豪佛氏之學於事無所不已於情無所不薄以
頓悟為聖果以階級為權乘與聖道及俗儒崇信所
由誤也自此以下三章意相承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於天下之物。生養擗節。所以愛之也。愛之而見以爲不忍傷一物。則仁也。仁施於物。有所必窮。而過于迂濶鄙吝。君子弗爲也。其於天下之民。推心施恩。所以仁之也。仁之而皆以爲一本同胞。則親矣。親施于民。有所難徧。或溺于姑息小惠。君子弗屑也。故親施于親。不以待親者而泛及民。則仁之所及者。公而非私。仁施于民。不以待民者泛及物。則愛之所用者。儉而非吝。不然沾沾煦煦。可以治天下乎。

此章仁義并運經世大法。因上章不可已類記之。此則其可已可薄者也。較重上四句。弗仁弗親。邊見愛之公而仁之普。非沾沾煦煦之謂也。愛則思仁。仁則思親。君子豈忍處其薄。顧天下未有情勝而恩不竭者。故愛有難兼。仁有當裁。用情大過。反昵爲驩。虞非經世之大猷也。仁育義正。理一而分殊。陽舒陰慘。春生秋殺。天地聖人不能違也。親吾親。遂欲使天下皆吾親。仁吾民。遂欲使草木鳥獸皆如民。天地聖人亦不能矣。

愛物惟不暴殄而卒不免于刀鋸鼎鑊之用。是猶未盡仁也。然食以時用以禮。不仁容何傷。仁民則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而卒不能以人之老為吾老以人之幼為吾幼是猶未全親也然以佚道使之以生道殺之雖不親容何傷二氏所以異于聖人而不可施用惟其混同不分愛而遂仁仁而遂親也如墨翟以鄰子為兄子梁武帝以麪為犧牲亂常廢禮故不可用天地有生而無殺不可以造物聖人有仁而無義不可以宰世告子內仁外義不可以為學佛氏戒殺放生不可以為政豈如聖人親親仁民愛物萬世由之而無敵也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噉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為親賢而發知者知人為先仁者親賢為急知務知人即知智之務也仁務親賢即知仁之務也不然舍大而務小是謂不知務故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憂孔子告樊遲仁智皆主人言即此意也賢不始于知則愛無別故必先知而後能愛誠能知其賢而親之不必過用其心與臣下爭能而百工釐庶績熙堯舜所以大哉君哉而為知務者此也

知務者。知主術也。

此因上章類記之。智不務察。仁不務惠。亦弗仁弗親之意也。畧重仁邊。智以妙。仁之用。離智則仁可欺。而為愚。離仁則智過察。而為刻。故仁莫大于得人。智莫先于知人也。章內曰無不。曰徧。皆仁之容也。曰當務。曰急。曰先。皆智之別也。語意聯絡。智言當務為急。仁言急親賢為務。親賢卽是急務。知卽明于用仁也。仁者用情。緩急得宜。守約施博。愛周天下。皆知之精其理也。得人以仁天下。而愛無不徧。事無不集。智亦無不知矣。故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禹所以謂唯帝其難之也。說者分智急先務。仁急親賢兩項。失之。

不能三年之喪。四語形容智不務親賢。無以廣仁。惟驩娛小補。從井救人。沾沾煦煦。仁亦愚耳。豈如為天下得人者。無為而治。仁覆天下也哉。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三年包舉矣。今不能行三年喪。而察三月五月。是猶不為天下得人。而務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也。放飯流歎。飲食狼戾。如此。雖有乾肉。何暇以手斷決。是猶不哲不惠。而欲無畏孔壬也。顛倒錯亂。

是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喪之大者。總麻三月。小功五月。喪之小者。放飯大飯。流歎長啜。飲食入口多而欲速。貪饗之狀也。決齧通以齒決斷物也。乾肉難斷。齒決則失容。以手擘之而食。禮也。放飯流歎失禮之甚。問不齒決訪其細也。

三年之喪說見論語。總麻小功服之輕者。儀禮總麻三月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按小功重于總。先總後小功亦倒見之喻。小功布功細于大功也。上

曰衰下曰裳。牡麻細于苴麻。無實者也。經首要經也。小功以下之經麻皆澡治。卽葛謂三月既葬以葛帶。易麻帶終五月之期也。總絲通布縷細如絲也。麻謂以澡治之。牡麻為首要經。故曰總麻。三月而除。五服之輕者也。十五升朝服之布也。升八十縷。凡千二百縷也。抽其半用六百縷也。事洗治也。洗治其縷而織布成。以為衰裳。不復洗治也。凡洗治其縷者。戚在外也。洗治其布者。戚在內也。小功布十一升。大功布九升。布縷俱不洗治。○少儀曰。侍食於君子。毋放飯。勿流歎。小飯而亟之。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五子說解 卷十三 九 盡心章句上

孟子說解卷十三終

數也。既其半用六百。數也。率我命也。我命其數而猶
 之。彈者也。十五代。障也。之。帝也。代八十。數。凡千二百
 以。樂命之。其麻。為首。要。絲。姑曰。懸。麻。三。月。而。制。五。服。
 長。麻。帶。然。在。其。之。也。懸。絲。最。亦。懸。臨。也。絲。也。麻。也。
 小。也。以。不。之。懸。麻。者。樂。命。也。增。葛。也。三。月。而。制。以。葛。帶。
 曰。寡。不。曰。樂。也。麻。也。干。直。麻。無。費。者。也。懸。首。要。絲。也。

